

# 年味是浩荡的乡愁河流

□樊树林

春节是一条浩荡的乡愁河流。

知天命之年的我,头脑里承载了关于春节太多太多的记忆。在我片段式的记忆中,时序刚进入农历腊月,人们的精神仿佛被洗礼一般,变得亢奋和愉悦;爆竹声噼噼啪啪在天空上的钝响,不时传入耳畔的欢叫声,这一切都是年的味道吧。

祭灶节,昭示着年的序幕开启。记得母亲这一天午后就开始忙活了,把发好的面拍成一个圆圆的烧饼,捅开炉灶,等火越来越旺的时候,将拍好的烧饼放在上边进行烘烤。暮色四合,鞭炮声不时从窗外阵阵传来,父亲也会带一些灶糖回到家中。香烛点上,父亲会从母亲手中将18个烧饼(据说灶王爷身边还有17个侍从)、灶糖盛放在盘子里,带着我们到灶王龛前祭灶。

祭了灶王爷,又该扫房掸尘,正式迎接春节的到来。家里当时是4座房子,结结实实需要一整天的时间。我们把积攒了一年的灰尘来一个彻彻底底的清扫。窗户外的阳光爬了进来,隐约可见每一个小小的尘埃都在欢快地跳着舞。扫房子的习俗,除了营造一个清洁卫生的环境外,更含有一种对美好生活浅浅的期待吧……

蒸年馍,也是家乡的一个习

俗。我家蒸年馍一般在腊月二十七,属于“全家总动员”模式。一大早,母亲便会把我们从被窝里揪出来。这一天,母亲和姐姐们在屋当中摆好案板,将发好的面搬到案板上,并撒上一些面粉,将面团搓成拳头大小的模样,馒头、豆包、肉包子,还有一个个枣花馍……

锅里的水汽开始弥漫,母亲一次次把一锅馍馍排得满满的、齐齐的……半个小时左右,一锅馍就熟了,面的芳香透过锅盖充溢在我们周围。就这样,我们家一般到星星满天的时候才结束蒸馍。馍蒸好后,家里大致会就着火开始煮肉、炸豆腐等。当一块块肉煮熟后,我们都会大快朵颐,这在当时拮据的生活里,也是离不了的仪式吧。

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卖印刷好的春联。岁末年尾,家家户户都开始准备春联,那些擅长舞文弄墨者也在这个时候大显身手,为邻里乡亲挥毫泼墨。父亲写一手好毛笔字,每到年前这几天,昏黄的灯光下,他凝神思考、研磨展纸,在红彤彤的纸上描摹。我则负责给父亲抻纸和把春联晾晒在地面上,几天下来有点疲惫劳累,但看到乡亲们满意地拿着春联离开,我们都有一种满满的收获感。

盼望中,除夕如约而至。

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从四面八方传来,在清冽的阳光中,家家户户就开始贴春联了,我们家也不例外。家里也会在楼梯间、水缸上、猪圈上等贴上“步步登高”“川流不息”“六畜兴旺”等充满美好生活寓意的联子……一阵忙活之后,家家户户的门前都被渲染得红彤彤的。

除夕是最值得回味的一天,春联贴好,午饭吃过,祖宗牌位摆好,也就到了祭祖的重要时段。慎终追远是春节的一项重要活动。儿提时候总觉得这些程序有些烦琐,但现在我感觉是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。

夜色渐渐降临,鞭炮声已经不绝于耳,夜空中绽放的礼花照得窗户亮了许多,饭菜香味也从家家户户透出来。我记忆中的年夜饭其实很简单,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吃饺子。锅里的水咕嘟嘟烧开了,端起锅盖上一个个晶莹玉润的饺子,顺着锅沿一溜下进锅,抓起一柄木铲在锅底推来推去。

焚香、净手,敬奉祖宗,锡箔纸在火盆里刹那间化为黑色的蝴蝶。“饺子就酒,越喝越有。”我和弟弟长大后,也会备上几道下酒菜,三两杯淡酒入口,脸红耳热;四五个饺子下肚,神清气爽,一家人就这么容易满足……

0时的钟声敲响的时候,也许

是春节最庄重的时刻。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入睡,等睁开眼时,已经是农历大年初一的早晨。穿好新衣起床,给父母拜年拿到压岁钱,我和弟弟将悬挂在屋外的鞭炮燃放后,就开始吃饺子了。饺子里有硬币,谁吃到就是这一年家里最有福的人,这大概是一种美好的憧憬吧。

大年初一最高兴的莫过于孩子们,记得父亲会带我们去给族里本家拜年,给长辈送上新春的祝福,而我则会“坐享其成”,从长辈手里得到压岁钱,感受一种纯粹的快乐。

大年初一过罢,就要开始走亲戚了。春节的欢乐已经开始在慢慢离我远去,因为走亲戚对于孩子们来说,实在是一种无语言说的折腾,除了能得到压岁钱有暂时的愉悦,剩下的都是一种惆怅,大概是年已经过完了,距离下一个春节还尚远的缘故吧……

经过岁月的沉淀,记忆中的那些年味儿越发醇厚,那种乡愁的情怀也越来越浓重,这也许是年龄大了的原因。曾经的那些春节的片段会长久封存在我的头脑里,让我一次次回到曾经生活过的村庄春节的氛围中,一次次回忆起父母亲额头的白发与叮咛,一次次想起和姊妹们过年的情景——那就是年的味道、乡愁记忆!

## 想起那年除夕夜

□何延生

那一年的除夕夜,距今已经47个年头了。可在我的人生记忆中,它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忘记的除夕之夜。

那是1977年的冬季,20岁的我背着行李来到平顶山梁洼煤矿参加工作。经过近一个月的学习培训后,我被分配到矿上的钻探队上班。

这个钻探队是刚组建的新单位,分来的20多个人都是刚参加工作的,只有两个师傅是原来干过钻探的老同志。矿上为了尽快让新来的年轻人适应工作,就把我们安排到平顶山矿务局地测处的钻机上进行跟班实习,熟悉掌握钻机操作等相关流程。

当时正是寒冬腊月,钻机在平顶山西区的大庄矿煤田施工。荒芜之地的韩梁矿区,满山遍野的坡地上乱石横卧,羊肠小道曲曲折折、坑坑洼洼。

看着那荒凉的境

况,心里倍感凄凉,我的人生就是从这里迈开了第一步。

钻机施工现场距我们居住的农家小山村有一二公里地,钻探队的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工人都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,这家两个,那家三个,自带铺盖席地而寢。钻探队配有专职的炊事员,负责一日三餐的伙食。当时的情况真是蛮艰苦的,想起来当年的情形还是有点感慨。

我们被分到钻机上跟班实习后,分三班倒,天天到钻机上干活,起降钻具,倒卸岩芯,维修钻机和泥浆泵,跟着师傅们学习。天寒地冻的冬季,在旷野的山上,料峭的寒风刮来,就是穿上棉大衣身体也不会暖和。就这样,我们在这里度过了一冬一春。

参加工作前,从来没有离开过家,我是头一次远离父母。俗话说,每逢佳节倍思亲,眼看就到除夕了,还真有一点点想家的感觉。

那一天,我是夜班,半下午的时候天上飘起了几朵雪花。我站在房东家

的院子里,面朝老家的方向,五味杂陈。这个时候,老爹老娘是不是在拌饺子馅,两个姐姐是不是给他们送来了过年的吃喝,家里是不是贴了春联、是不是买了鞭炮,本家的叔伯大人和小弟兄们是不是跟着去祭祖……这一切都在我的脑海中掠过。

这时候,小山村里不时传来零零星星的鞭炮声,思念家乡的心情更为迫切。

这天是大年三十,炊事班大师傅一大早就从集市上买来了大肉、大葱、白萝卜,忙里忙外地准备着除夕夜的丰盛菜肴。几位钻工师傅也都腾出手来包饺子和打扫卫生,说说笑笑地忙活着过大年。钻机驻地房东家小院子的门上也贴上了春联,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喜庆景象。

夜幕降临,炊事员老李师傅把煮好的一大盆饺子端上来,工人师傅们在说说笑笑的欢快声中夸赞饺子的家常醇香,品味着除夕之夜的岁月静好。孩子欢笑着在街上戏

耍玩跑,燃放鞭炮,增添了一些过年的气氛。

虽然是过年,钻机上的生产不能停,机器还得运转,晚上还得正常去上班。吃罢饺子,我和几个上班师傅换上工作服,健步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梁之道上。

夜幕之中,荒山之巅,繁星点点,巍巍钻塔高耸入云,钻塔顶上的探照灯指明了我们上班的蜿蜒小路。

除夕之夜,钻机运转的轰鸣声,泥浆水泵运行的嘈杂声,还有钻机升降的咣当声,合成一曲美妙动听的交响乐。钻探工作者用坚守和努力,在凛冽的寒风中去拼搏和奋斗,为春节的万家灯火增添一抹亮色和光明。

回想47年前的那个除夕夜,历历在目,至今让我难以忘怀,又仿佛就在今天,就在我的眼前。

